

以文学赋能乡村振兴

——专访《牛山意象》作者杨志勇

记者 刘渊 吴苏

乡村振兴,既是时代的宏大叙事,也是无数个体的生动实践。当文学与乡土相遇,作家与乡村相融,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?近日,以乡村振兴为主题的散文集《牛山意象》悄然走红,尤其引起了乡村振兴一线工作者的强烈共鸣。为此,本刊专访了作者杨志勇,请他分享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。

记者:《牛山意象》面世后广受好评,尤其深受乡村振兴一线读者的喜爱。您认为这部作品最打动人心的地方在哪里?请为大家解析一下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内涵。

杨志勇:文学作品一旦问世,便拥有了独立的生命。正如“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,每位读者都会从自身经验出发,与文本产生独特共鸣。若从创作者的角度来看,《牛山意象》主要表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涵:

第一,民间故事的集中呈现。牛山的民间传说贯穿古今,不仅是群众茶余饭后的谈资,更凝聚了世代累积的人生智慧与处世哲学。这些故事蕴含向善向上、积极奋斗的精神,传递传统美德与正确价值观,呈现乡村文明的底色。我用文字将其相对集中地记录下来,以便完整保存与传承。

第二,对自然人文的真诚礼赞。牛山的自然风光、乡村变迁图景、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,共同构成一个立体而生动的乡村世界。这一切都值得歌颂,我试图捕捉这种美、记录这种变迁,形成可资借鉴的记载。

第三,对乡村发展的深情关怀。宜居、富裕、幸福、文明的乡村是建设目标,牛山干部群众正为此努力奋斗。我在书中全面反映了他们的奋斗历程与美好期待,以一滴水折射太阳之光,这也体现了我对当地发展、一滴水折射太阳之光。

第四,个体实践的真切感受。作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亲历者,我将自己的生命体验、学思践悟融入作品。这些文字不是旁观者的记录,而是参与者的真实感受与思考。

第五,心灵世界的真情告白。书中融入了我对人生的思考,涉及工作、生活的方方面面,如担当作为、服务群众、坚定信念、面对困境等,希望每位读者都能从中获得启发,因此,这本书既是献给这片热土和乡村振兴工作者的礼物,也是我向广大读者的真情告白。

记者:据了解,《牛山意象》是您目前最用心用力用情的一部散文集,从初稿到成书历时七八年。在文学创作日趋快餐化的今天,是什么力量支撑您投入如此多的时间与精力?

杨志勇:若用一个字概括,是“爱”;允许多说一字,便是“挚爱”。我在秦岭南麓牛山脚下的汉滨区谭坝镇草庙村驻村 4 年。一千多个日日夜夜,让我深深爱上了这里的干部群众和这片土地。因为这份爱,我两次放弃工作调整机会,选择留下,这里早已成为我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爱会产生巨大力量,让人不满足于仅完成分内工作,而是做得更多、更好。驻村之余,我格外关注当地丰富的自然与人文资源。作为写作者,我自然想到利用自身优势,将这里的风景与故事记录下来,分享给更多人。换言之,是希望通过发掘当地资源,以扶志扶智的方式,助力牛山旅游发展与乡村文明建设,让文学赋能经济。

从“挚爱”的角度看,当地干部群众对我的好,始终鞭策着我。作为一名有作家身份的驻村干部,若不将这些珍贵素材整理出来,便觉得对不起这片充满故事的土地,对不起艰苦奋斗的干部群众,更对不起自己。毕竟,许多作家还需专门深入生活寻找素材,而我正身处这火热的实践中。

我做了不了大事,就尽力做点小事。既然选

择做,就要坚持做好。我曾向大家承诺要写这本书,如今书已写成,承诺兑现,可谓我的“还愿之作”,也证明我是一个靠谱的人。

记者:阅读《牛山意象》,最让人惊叹的是书中讲述了 100 个故事、描写了 100 多种风物。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,您是如何完成如此系统、全面的采集整理工作的?

杨志勇:这个过程是一场发现的旅程。驻村之初,我听说牛山有“72 宝”,即 72 个景物和民间故事。但查阅资料并走访干部群众后,最初掌握的景物和故事均不足 50 个,且说法不一,这正是民间口头相传的特点。此前从未有完整详细的文字记载。

我发现这些故事具有很强的启发与教育意义,是身边最好的扶志扶智教材。同时,若能通过这些故事推介当地景物,促进乡村旅游开发,将极具意义。这如同搭台唱戏,先写出剧本,事情便推进了一步。

关键在于如何增强牛山景物及其故事的吸引力。中国山川锦绣,有故事的山很多,但一座山拥有 100 个故事,且每个故事都对应有具体景物,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绝对少有。于是,我心底涌出一句广告词:“安康牛山——中国乃至世界最有故事的一座山”。

在此基础上,我深入挖掘,将自然景物增至 111 个,民间传说增至 100 个。“百”这一数字充满文化意蕴,旨在向读者传递牛山景物的多样性与文化的丰富性,增强吸引力。

操作上,我将挖掘景物与搜集传说同步进行,通过走访群众、查阅资料、实地考察,系统梳理出景物与故事名称,再筛选整理。随后,按照名称不重复、体现特点、易于记忆的要求,对部分景物名重新定义,并对故事名与内容适当润色,力求全面、系统、客观地呈现牛山景物与传说的丰富性。

记者:《牛山意象》这个书名充满诗意与张力,能否分享书名的确定过程及其内涵?

杨志勇:书名的确定经过了反复推敲。我曾想了几十个备选,如《春风吹过我的村》《牛山意境》《我的村》等。《牛山问道》甚至已请省级老领导题写,但在等待出版的过程中,经再三斟酌,认为其不能全面准确表达书中内容,最终定为《牛山意象》。

理由在于,书中所有故事均发生在牛山,所写 111 个景点中,除 3 个位于汉江南岸外,其余皆属牛山体系。同时,本书专为宣传牛山而写,书名中必有“牛山”二字,这是旗帜鲜明的定位。

其次,“意象”一词在文学理论中指通过感官对事物形象的直接感受与表达,是感知与理解的具象化。结合创作实践,我认为“意象”非常贴切,首先,书中每篇散文都是我对牛山故事的敬畏,是一种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着,是贾岛“推敲”般的苦吟,是王安石春风又“绿”江南岸的反复斟酌。在信息爆炸、表达日趋快餐化的今天,这种“锤炼的功夫”显得尤为珍贵。堆砌陈词滥调与浮夸辞藻,其根源正是对文字的轻慢。文风之变,必须从这种轻慢中觉醒,重新拾起那份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的庄重与耐心。当每一个字,承载着不可或缺的意义,当每一个句子都凝聚着深思熟虑的力量,文风自然告别疏阔,趋向严谨与精粹。

洗尽铅华呈本色。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说:“文章写就供人读,何事苦营八阵图?洗尽铅华呈本色,梳妝莫问入时无。”此诗一语中的,揭示了文章的终极目的是“供人读”,供

天内,已收到各地作家与评论家的 20 多篇评论。不过,我可以分享文章结构的特点,书中所有散文均遵循基本相同结构模式,这是我有意为之,先描写或引出景点,再引入民间传说,最后以个人体会、感想或启发结尾。有朋友称之为“总——分——总”结构。在这种统一结构中,每篇文章又有微妙不同,如同同一片森林中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。

这种统一结构,一是介绍景点与传说的需要,二是照顾读者的阅读习惯与感受,三是探索文本表达形式的创新。希望通过有规律的结构,强化读者阅读印象,使其更专注感受内容的丰富与深刻。

记者:每一部优秀作品的背后,都有不为人知的创作故事。请分享《牛山意象》写作过程中的难忘经历。

杨志勇:这些年工作之外,我满脑子都是牛山的情、景、人、事。在村里夜幕下散步、饭桌上聊天、走访群众时,我都会有意识引导他们讲述牛山传说。拜访老者、往返路途,我都会打听故事。至今,村干部讲述故事的画面与经典语言,仍刻在我脑海中。白天听,晚上写,有时实在太累,就坚持写几句话,记录故事梗概,抽空再补充完善。

有几个小事可分享,当时我的宿舍在村小学,附近有一户人家。一天,我与第一书记李开宇路过,那家女主人向李书记告状,称村小学有一间房晚上一直亮灯,不心疼电费。她指的正是我的宿舍,我俩都笑了。李书记回忆:“你睡觉时,他还没睡;你起来时,他早已起床。”“那晚上忙啥呢?”“忙读书,忙写作。”

好几个冬天,周末一人在村里懒得做饭,就吃方便面、烤烧饼。有几次紧张敲键盘时,不是忘了电炉上烤的饼,就是忘了脚下的鞋,烧饼烤糊是常事,有一次竟烤焦了鞋尖,还有一次烤坏了辫边。

当得知这本书出版的那一刻,我真的被自己感动了。我完全有一万个理由不做这件事,无人要求,纯属自愿。正因如此,我认真程度前所未有。仅 200 字以内的书籍简介,我就修改了至少 100 次,每次打开文档都会重读这一段,觉得不顺即便修改。全书稿大修大改 3 次,征求各方意见后,又经过十几遍细节打磨,每次修改都乐此不疲。

如今回过头来看,我感到没有辜负驻村时光。驻村期间,我创作了四部作品:散文集《牛山意象》《追寻初心——我的扶贫札记》、报告文学《我不输给命运》、汉调二黄现代戏《金州第一书记》。此外,还有 50 篇人物纪事与驻村感悟拟结集成《驻村散记》。从创作成果看,可谓收获满满。

记者:《牛山意象》顺利面世,您最想说的话是什么?

杨志勇:任何一件事的成功,除个人努力外,还需诸多外在条件支持。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也不例外。

在此,我满怀感激。首先,感谢省总工会和报社提供的机会,让我有幸在牛山脚下驻村。有领导的真心支持与鼓励,我才能安心写作,使此书成为帮扶牛山的一项重要成果。

其次,感谢安康市、汉滨区、谭坝镇三级党委、政府及相关领导的重视支持,特别是对我工作生活的关心爱护,使我在完成任务

之余有精力、有劲头做这件事。尤其是汉滨区领导及文旅部门的大力支持,为本书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再者,感谢草庙村及牛山所在镇村干部群众的支持响应。他们积极主动讲述故事的画面至今令我记忆犹新。没有他们的倾心交付,便无这部作品。包括热心提供资料的朋友,我都一一铭记。

最后,特别感谢爱人与孩子的支持。他们对家庭的付出与担当,使我能够全力以赴投入驻村工作与业余创作。

当然,还应感谢这个伟大时代,让我有幸参与并见证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。同时感谢中国文联出版社吕欣等为此书高质量出版奉献的全体同志。

记者:对于《牛山意象》的宣传推广与后续利用,您有什么计划或愿景?

杨志勇:作者写书出书的最大愿望就是拥有更多读者。我希望天下人都来阅读与批评这本书,尽管这不可能实现。一本书的命运往往不由作者掌握,从我写作初衷出发,希望这本书能为推进牛山旅游发展发挥作用,尽一份微薄之力。我有信心,因为全国都有多部书或电视带火一个地方旅游的成功案例。因此,盼望社会各界鼎力相助,以本书信息为载体,全面展开对牛山旅游资源的宣传推广。

具体而言,我有“八个一”愿景。面向全国书法家,组织一次散文名、传说名、景物名题写书法比赛与展览;面向全国画家,组织一次牛山景物写生采风、主题绘画比赛与展览;面向全国摄影家,组织一次牛山景物主题摄影比赛与展览;面向全国诗词作者,组织一次牛山景物及故事古诗创作征文比

赛;面向全国志愿者,组织一次牛山散文朗诵比赛;面向全国志愿者,组织一次牛山故事微电影比赛;面向全国各类新媒体,组织一次牛山风景、故事视频展播比赛;面向全国企业家,组织一次牛山旅游发展与投资论坛。这些活动不限次数、对象、时间与规模,欢迎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。

总之,希望多方力量介入,形成立体、全方位、长效的宣传推介格局,促进牛山尽快成为全国热门打卡地,让有实力、有远见的投资人认识牛山人文资源,争相投资旅游开发,带动当地大发展。



杨志勇(左)探查牛山内的景物



杨志勇(中)走访群众

乡村画师故土情深

任婷婷



陈益鹏在野外写生

晨光初照,恒口示范区还枕在群山的臂弯里。奶白色的薄雾在山峦褶皱间流淌,将田野、屋舍和远树浸染得朦胧如诗。画家陈益鹏踏着露水浸润的田埂走来,背包里的画具发出清脆叩击。

坡地上,他利落地支起画架。左手握着沾满颜料的抹布,右手执宽头猪鬃笔。调色板上,群青的冷峻、柠檬黄的明快与赭石的温厚正在交融,这是大地与天空的对话。

这片土地于他,是流淌在血脉里的乡愁。春日里的晒场铺满金黄,冬雪覆盖的瓦片素净如宣。那些记忆,如今正要在这幅画上绽放。

他时而俯身细察,时而退后凝望,调色刀在画布上翩跹起舞。刀锋过处,云层有了厚度,天光

有了层次。陈益鹏画笔下的女子,更是带着山泉滋润的红润、五谷养育的丰腴。那不是弱不禁风的美,而是有着大地般浑厚饱满的生命力。此刻,他正用画笔细细勾勒妻女子肩背的曲线,麦黄色的颜料堆叠出阳光的味道。

松节油的清冽与泥土的芬芳交织,他的袖口沾染着色彩,裤腿点染着大地印记。偶有清风拂过,画布轻颤,他伸手轻抚,又继续沉醉。

远山如黛,近田似锦。陈益鹏半弓的身影凝固成田野里的雕塑,手中的画笔时而沉静,时而灵动。每一笔色彩都是对故土的告白,每一道线条都是对田园的吟诵。这个清晨,他不仅是在作画,更是在用灵魂与故乡对话。

洗尽铅华 文见本色

陈力

改文风,说到这个话题,心里是忐忑的。因为自己始终没有写出啥名堂,经常觉得文字味同嚼蜡,甚至是面目可憎。如今赶鸭子上架话文风,那就话不多说、直入正题。

文风,乃文章之风貌、言语之气象、思想之外衣,是思想力量与审美追求的集中体现。故而文风之改,非止于文字之变,实为一种深刻的回归——回归创作的初心、回归语言的本真、回归文化的传统、回归实践的沃土。

一字一句总关情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中说:“句有可削,足见其疏;字不得减,乃知其密。”任何一个可有可无的赘字冗词,都是对表达清晰度与思想穿透力的损害。这种对文字的敬畏,是一种“为人性僻耽佳句,语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着,是贾岛“推敲”般的苦吟,是王安石春风又“绿”江南岸的反复斟酌。在信息爆炸、表达日趋快餐化的今天,这种“锤炼的功夫”显得尤为珍贵。堆砌陈词滥调与浮夸辞藻,其根源正是对文字的轻慢。文风之变,必须从这种轻慢中觉醒,重新拾起那份“吟安一个字,捻断数茎须”的庄重与耐心。当每一个字,承载着不可或缺的意义,当每一个句子都凝聚着深思熟虑的力量,文风自然告别疏阔,趋向严谨与精粹。

洗尽铅华呈本色。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曾说:“文章写就供人读,何事苦营八阵图?洗尽铅华呈本色,梳妝莫问入时无。”此诗一语中的,揭示了文章的终极目的是“供人读”,供

人理解,而非构筑精巧繁复、令人望而却步的迷宫。当文风陷入堆砌辞藻、故弄玄虚的泥潭时,便背离了最根本的沟通使命,成了炫技的工具或身份的掩饰。“洗尽铅华呈本色”,需要一种强大的自信,相信真实的力量胜过一切矫饰,唯有发自肺腑,不加伪饰,才能直抵人心。古语云:“修辞立其诚。”一切优美的修辞,都必须建立在真诚的基石之上。无“诚”则无物,再华美的文字也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
回归传统载大道。这里所谓的“传统”,并非僵化的复古,而是指那种言之有物、自由抒发的精神传统。中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“古文运动”,其领袖韩愈、柳宗元所倡导的“古文”,并非简单地模仿古代文体的力量,其核心正是要回归先秦两汉散文的优良传统,反对六朝以来骈文过度追求声律、辞藻而内容空洞的流弊。韩愈的文章,多是 2000 字左右甚至更短的篇幅,却如浓缩的精华,承载着宏大的议题与深刻的思想。韩愈的《师说》,不过 500 余字,便将“师道”的内涵、重要性以及当时的社会流弊阐述得淋漓尽致,逻辑严密,气势磅礴。还有柳宗元的《捕蛇者说》《种树郭橐驼传》等,这些文章,无一不是内容充实、语言刚健、意境高远,真正做到了“以短章载大道,于朴素见诗言”。在当下,能够用精炼、准确、有力的语言,清晰地表达深刻的思想,也是一种难得的修养与能力。

不经深耕难成文。文风不是凭空产生的,

其深深植根于作者独特的生活经历与生命感悟之中。因此,欲变文风,必先变其“人”,丰盈其“生命”。闭门造车,永远无法产生有血有肉、有生命温度的文字。写作者必须走出书斋,深入生活的肌理,感受时代的脉搏,让自己的心与更广阔的世界同频共振,让文章拥有深厚的生活底蕴和真切的情感浓度。同时,这场修行也体现在持之以恒的“笔耕”实践上。改变文风,意味着要勇于打破自己熟悉的表达惯性,我们的文字才能如清泉般沁人心脾,如磐石般坚不可摧,最终在时代的洪流中,留下清晰而深刻的印记。写到这里,觉得该说的说得差不多了,就此打住。不然这篇文章就成了“老太婆的裹脚布——又臭又长”,岂不背离了改文风的初衷!